

道報實真線戰各

史戰血日抗面全



行印館書印海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全面抗日血戰史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二角

編著者 閩侯 林紀衡
發行人 吳縣 錢志亮
出版者 上海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印書館

有著作權
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印書館
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山東路沙遜里

序

緊隨冀盧溝橋事件而掀起的全面抗日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着。

在目前——國家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抗戰的局勢，誰不關心，誰不注意。

但是，報紙上流水帳式的消息，雜誌裡紛紛錯雜的記載，不會使讀者們對於這一個戰爭，得到有系統的分析 and 報道。

尤其是內地的讀者們，自目為文化中心的北平和上海陷落了之後，文化資源的供給斷絕。正確的，有系統的戰訊，更是他們如飢如渴地期待着的精神食糧。

所以，我們要把各方面的戰況，作正確的，有系統的報道。把硬性的新聞，變為生動的故事，使讀者們對於勝敗，有所歡騰，有所震慌。

另一方面，——在不背事實原則之下，把將士悲壯熱烈的精神，和敵人陰險慘酷的暴行，盡量披露，使讀者們感到親切。

因為篇幅的關係，本書敘述戰爭經過，祇至淞滬陷落為止；但我們相信這些的是一般社會所關心注意的翔實而又寶貴的資料。

可能的話，我們要繼續刊印，希望賢明的讀者，多多指教。

——編者——二六、二二、十五。

全面抗日血戰史

閩侯 林紀衡編著

蘆溝橋事件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午夜，駐紮豐台的日本軍隊，藉口在蘆溝橋演習時，失落日兵一名，要求入宛平縣城搜查，我國當局，因時已深夜，無法尋覓，婉詞拒絕。日軍遂向駐在該地的二十九軍三十七師馮治安師吉星文團開砲，我軍將士爲自衛計，立起應戰，於是震動中外的蘆溝橋事件的序幕，就揭開了。

事件發生前的華北

日本對華北的侵略，自塘沽協定以來，着重於經濟開發，採用不戰而勝的方式。先運用塘沽協定來阻撓中央勢力的北上，跟着進行分化運動，成立了冀東，察北僞自治政

府；一方面向綏東、察北增兵，一方面佔領平津一帶的軍事要隘，造成了「華北特殊化」；但是「華北特殊化」倒促成了「冀察中央化」，因而引起日軍閥的不安，於是向宋哲元作種種的威脅。結果，宋氏託詞遣返樂陵原籍，避開正面談判，以免糾纏。威脅手段，既不成功，便改取控制手段，想利用一個地帶，武力造出一個環境，而成立他們理想中的華北國，所以計劃平津大暴動失敗之後，接着就是蘆溝橋事件的發生。

在事變的前幾天，日軍頻頻在蘆溝橋演習，并在平津公然放出恐怖的謠言，而且散佈無數漢奸和流氓來起事。北平當局為維持治安起見，就佈防警備。七月一日下午，在東城冀察政務委員會後門，忽發現形跡可疑的人兩名，當由警察逮捕，搜出手槍兩枝及証據多種。內有一人名宋玉鑫，據供：有同黨五十幾人，匿居前門崇文門宣武門天橋一帶，企圖待時暴動，首領為徐振洲（前何柱國軍長的馬弁）係受日關東軍與偽逆殷汝耕的指揮；以外尚有便衣隊二千餘人，潛伏平津一帶，把北平劃分六區，南苑與西苑各為一區，分途活動，總機關設在東交民巷日本兵營內，準備必要時大舉暴動。這証明日方發動此次事變的用心，已非一朝一夕了。

事變的成因

這次事變，決不是因為日方失去一兵一卒而突然引起的。

從去年日使川越的外交談判和察東事件先後失敗之後，日方亟於佔據北平，實現華北國的企圖，不能不切斷北平和各地的聯絡。豐台事件，就是明顯的証據。但豐台雖被佔據，豐台背後的蘆溝橋是平漢路的咽喉，北平南郊的屏障，形勢極為重要。這裏我們要先把蘆溝橋的歷史與地勢，來介紹給大家知道。

蘆溝橋在北平西南，距前門十五公里，屬宛平縣，跨在永定河上。（蘆溝即永定河之別名，史書方志皆稱蘆溝，俗稱蘆溝，實誤）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西元一一八七年）長六十六丈，濶二十六尺，共十一孔，又稱廣利橋。元明以來，常加修葺，橋底及欄杆，採用磚石，橋兩旁石欄石柱所鐫石獅，彫刻極精。俗語有「蘆溝橋上的獅子數不清」，因為驟看之下，可看到顯著的獅子，但細視之，則萬頭竄動，就數不清了。直隸省誌云：「蘆溝橋柿柏為基，彫石為欄，欄上石獅子抱負不可勝計。橋東華城，為九道

咽喉。月晦五更，他處不見月，唯蘆溝橋見之，「故「蘆溝曉月」爲燕京八景之一。西人馬哥孛羅遊記也稱讚此橋的宏大，說可容十騎並列，從橋北望約半里許，有鐵路大橋，（長九四〇公尺）平漢路從此經過。橋東七公里的豐台，西南六公里的長辛店，都是北方鐵路交通的樞軸，形勢的重要，可以概見。

所以，日方企圖佔有蘆溝橋，構成戰術上新據點，與豐台通州成犄角就可以置北平於掌握，這是事變的遠因。

到了冀察當局，傾向中央，要辦理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施行軍事訓練等等，日方所欲開發華北經濟，反告停頓；又以種種方面，不能達到明朗化的目的，而當時中央當局廬山談話會的召集，軍官集中訓練的舉行，在日方看來，都是動員的準備，所以要「一舉的」，「最後的」來武力征服，這是事變的近因。

和戰之間

事變發生的翌日，日方今井和知在平要求秦德純把蘆溝橋我軍撤退，日軍亦可退回

原防。經秦拒絕，日方就增調生力軍，並附大批鋼砲坦克車開赴前綫，同日秦與馮治安張自忠等發表聲明：如日方一再進攻，惟有自衛抗戰。前綫守軍更有「願與蘆溝橋共存亡」，「蘆溝橋爲吾人之墳墓」的表示。

戰端既啓，經一再斡旋，到九日晨四時許，雙方代表約定雙方同時撤兵，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接防蘆溝橋同宛平縣。天明停戰，上午，我方遵約撤兵，但日方藉口有兩具日軍陣亡屍首，尙未尋獲，逗留宛平車站不去，午前八時，午後一時，向我軍攻擊兩次，戰事因而繼續發作。

十日傍晚六時，日軍復包圍宛平縣城，以猛烈炮火向城內我軍轟擊，北平彰儀門外大井村小井村均被日軍佔據，戰事延長至翌晨一時。

十一日，宋哲元由樂陵抵天津。由陳覺生齊燮元等與日方交涉，結果約定雙方派員監視撤兵，但日方一再背信，自晚十時半起，蘆溝橋大井村五里店一帶復起劇戰，我軍應戰至翌晨一時四十分，日軍不支而退。當晚豐台南黃土坡日軍亦與南苑我駐軍發生衝突。同日關東軍部隊紛紛西開，大型轟炸機十二架，午後飛抵天津。

十二日雙方交涉繼續舉行，但日軍毫無誠意，晚十時，前方又接觸，大井村日軍向八寶山財神廟一帶進攻，我軍因日軍屢次背信，故將宛平已撤的駐軍開回防守，并奪回蘆溝橋附近之迴龍廟和龍王廟。但天津車站却是日被日軍佔領。

十三日晨，日軍由通州經永定門外大紅門開往豐台，突向我軍挑戰，欲入北平城，我軍當即加以攔阻，因而發生衝突。同時，日機飛至南苑轟炸我軍。本日日軍由榆關到津人數，在三千人以上。

十四日和平空氣濃厚，交涉中心移津。但平郊仍有鎗聲。日軍川口師團同日抵津。第五師團板垣部隊亦已開到關外，待命入關。

十五日雙方仍繼續折衝，但因日方源源增兵，平津形勢均極緊張。

十六日，正式和平談判開始，內容雙方均不發表。但日方仍繼續增兵，奉令開拔者，有第五、六、十、十二、十六、五個師團。一面在前方趕築工事，平郊平靜。

十七日，雙方繼續商談，但無具體結果。晨一時半，大井村方面又有槍砲聲。

十八日，宋哲元在階行社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會晤，互表歉意，商談傳有進

展。但前方仍不時衝突，日軍用飛機，竟飛往河南境內，向平漢路漳河橋附近列車，以機槍射擊，傷乘客多人。

十九日，宋哲元到平，和平談判，不絕如縷。日便衣隊在平郊一帶活動，當被我軍擊退。豐台方面，日軍大量集中。下午三時，日軍一聯隊，向我宛平蘆溝橋駐軍開砲百餘發，我軍應戰甚猛。大井村小井村什方院一帶，亦有戰事，但不劇烈。至二十日晨，漸入寂靜狀態。日軍乘機補充給養。是夜中日雙方約定翌日雙方軍隊同時撤退。屆時我宛平及蘆溝橋部隊分別撤退，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接防。北平三十七師部隊亦撤往永定河以西，各地由一百三十二師趙登禹部接防。日軍不但不撤，反乘機向我部隊發砲，終因二十九軍馮治安部業已撤退，幾天來無甚衝突。

宮崎事件

這時上海日軍陸戰隊發生了所謂宮崎失縱事件。據日方傳：二十四日晚九時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隊部副目宮崎真雄，行經北四川路狄思威路口日商購買組合時，同

中國人爭吵，當時有汽車一輛，將宮崎載去，不知去向，住吳淞路八十號日人岡崎，目擊宮崎被架，并拾得軍帽一頂，領帶一條，向一陸戰隊士兵柳田報告，柳田即借電話報告司令部。日陸戰隊即全部武裝出動，在虹口一帶放哨戒備，檢查行人，形勢嚴重。市政府方面表示當努力協助調查，翌日日陸戰隊步哨大部份自動退去，形勢始稍和緩。

本案到了二十八日，宮崎在江蘇靖江縣境發現，自認因出入未經日海軍陸戰隊所指定之妓院，爲某日本水兵發覺，以致恐懼，未敢歸隊。嗣潛搭英船圖逃，在靖江縣江面投江遇救等語：嗣由外交部轉送日本駐京總領事館收領，真相因而大白。

二十五日，北甯路日軍佈置完成，上午十一時半，乘鐵甲車由楊村開抵廊坊，該地我駐軍三十八師張自忠部，劉振山旅勸阻日軍下車，日軍不聽，竟佔據廊坊車站。一面積極構築工事。翌晨零點三十分，向我軍開砲轟擊，又以鐵甲車直衝，我方亦開鎗還擊，戰事激烈。同時，有日兵車一列，鐵甲車七輛，大砲十門，開至廊坊增援，并有偵察機一架，轟炸機四架，飛向廊坊我軍猛烈轟炸，投彈五十餘枚。至十一時，轟炸機十七架，又向廊坊我軍營房投彈，我該地駐軍祇有兩營，日軍達二千人，寡不敵衆，遂退出

營房，向廊坊西北黃村集中。在另一方面，大井村的日軍五百餘人，集中平市廣安門外財神廟北由冀察政委會日籍顧問櫻井帶領一百五十名，于下午七時半叫開廣安門入城。入城一半，前行日軍忽在汽車中開鎗，我守城軍士，立即閉城，阻止入城日軍前進，乃發生衝突。日軍向廣安門牛街逃去，城外日軍不得入城，就砲轟廣安門，經當局派人向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要求日軍撤退，停止砲擊，當夜十一時，在牛街一帶被我包圍的日軍，放還日兵營，城外日軍亦行撤退。

自廊坊戰後，我軍上下，均知日方用意，得寸進尺，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宋哲元通知日方，拒絕一切無理要求，當晚七時起，大瓦窰一帶日騎兵，企圖偷渡永定河，向我陣地進襲，經我守軍發覺，以手榴彈將敵擊退。旋日軍由豐台開出鐵甲車掩護大批騎兵前進，向我長辛店宛平用大炮機槍猛攻，北平四郊亦發生衝突；南苑團河一帶，戰況尤烈。敵戰至二十八日，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教育長佟麟閣，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均以身殉國，開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光榮的一頁。他們的畧歷分誌於下：

佟趙之死

佟氏諱麟閣字捷三，河北高陽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生，現年四十六歲。曾任陸軍第十一師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長，陸軍第三十師師長，國民軍第一師師長，隴南鎮守使。民十六七參加南口灤州天津諸役，卓著戰績。十八年，退伍返鄉，二十年主持二十九軍教導團，二十二年任張家口警備司令。是年五月，抗日同盟軍在察成立，氏代理察省主席，兼第一軍軍長。八月同盟軍撤消，改任張垣公安管理處處長，現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教導團教育長。氏沈毅果敢，素富愛國心，治軍極嚴，與士卒共艱苦。每遇作戰，輒奮身向前，今於南苑團河之役，英勇抵抗強敵，在前綫時，忽被敵機槍將腿之下部射傷，正在跑步，身遂向前栽倒，適有一炮彈射來，擊中頭部，遂爾殉國。

趙氏諱登禹，字舜臣，山東人。現年四十八歲。民國三年在陝西十六混成旅一團三營修麟閣連入伍，旋充旅部傳令兵馬弁等職，民四四隨馮玉祥入川東剿匪，十一年，在豫升排長，十三年在南苑升連長，十四年後以戰功升營副團長等職。十六年北伐時，率部出潼關，擢升為旅長。十七年任第二集團軍二十七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回任旅長職。十九年中原大戰時，又升師長，二十二年喜峯口抗日之役，任三十七師馮治安部旅長，

親率健兒一團，夜襲敵營，斬首千餘名，敵人爲之膽寒，旋以戰功升任一三二師師長。是年任二十九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九月率部一戰而克復沽源，二十五年一月國府任爲陸軍中將，五月任河北省第四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十一日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員。氏驍勇善戰，慷慨豪爽，此次南苑圍河之役，三次衝鋒，忽然中彈，左臂受傷，猶復指揮作戰，卒至爲國捐軀。

後來馮副委員長爲他們特賦哀詞如左：

「修是廿六年的同志，趙是廿三年的弟兄。我們艱苦共嘗，我們患難相從。論學問，修入高教團，用過一年功；趙入教導團，八個月後卽回營，論體格，同樣強壯，但趙比修更偉雄。修善練兵，心極細；趙長殺敵，夜襲營。修極儉樸，而信教甚誠。趙極孝義，而尤能篤行。二人是一樣的忠，二人是一樣的勇。如今同爲抗日陣亡，使我何等的悲傷，但我替他們二人想想，又覺得慶幸非常。食人民脂膏，受國家培養，必須這樣的死，方是最好下場。後死者，奮勇抗戰，都奉你們爲榜樣。我們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敵饑如何猖狂，最後勝利必在我方。你們

二位在前面等我，「我不久要把你們趕上，」

二十八日午後，長辛店我軍鐵甲車向蘆溝橋沙崗之敵進攻很得手，但夜間忽傳平綏線沙河保安隊附敵，北平形勢突變，宋哲元馮治安秦德純等亟率部離平前往保定，由張自忠兼代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北平陷落

我軍退出北平後，在治安上，城內是讓沒有槍的警察維持秩序；城外一帶，却由日軍駐紮。城外難民是成羣結隊地逃進外來，從他們狼狽的情緒，可以看出那裡的環境，是有着不能駐足的惡劣。在這迫下，已然懸掛出來用半隻麵粉口袋畫一個紅圈的旗子，在黑邊白箍的警察監視之下，一個高麗人，竟拿一只手槍，一天連搶三家。日軍於守城之暇，最喜到各家串門，一件黃短褲，或是一身童子軍衣服，都會構成了私藏軍械的罪狀。彰儀門外情形，尤為混亂，作「检查工作」的堂堂士兵，公然把別人的錢鈔沒收測自己的衣袋裡，有反抗的，便說他是通敵的使衣隊。阜城門外有個鄉下人繫紅腰帶進城，

結果被日軍扣留起來，倒灌冷水打個半死，直到噓氣時，他還不明白犯的是什麼罪。

本是「違約」不入城的日軍終於八月八日入城了，滿街上貼滿「大日本軍入城司令」的佈告，中國人官方？告訴中國人說：他們是「小住即去」。但在佈告上，宣稱爲「維持治安」而來，並沒有「即去」的意思。入城的日軍，係河邊旅團，約三千人，及機械化戰隊，分在彰儀門永定門及朝陽門三路進城，分駐天壇鐵獅子胡同及講壇寺等處。十二點正，開始入城，在天安門前集合，城中心區交通，停止了約四小時之久。交通恢復後，天安門前留下的是馬糞爛紙和坦克車輪印。我們地方維持會的袞袞代表和新貴們，便在這輪印上飛駛着汽車趕去叩謁「司令」了。

北平「不抵抗」地陷落的翌晨，冀東保安隊張慶餘張硯田部却通電反正。包圍通縣日軍營，殺死日軍三百餘人。下午日軍飛機三十架來通助戰，轟炸甚久，保安隊始不支後退，困苦艱難地轉戰到北平西北方的西直門邊，希望與城內我軍取得聯絡，不料城門緊閉，北平已無人守衛了。

天津浩劫

天津方面，因為北平淪陷，形勢也就緊張。二十九日戰事爆發，雙方大炮互轟到深夜。日軍分三路向我軍進攻，我軍應戰至翌晨六時，向靜海方面撤退，日軍遂進佔市區。日機亦四出轟炸市府及文化各機關，擁有四十年文化先驅歷史的南開大學全遭燬滅，民房均被焚火燃燒，難民數萬，無家可歸，為狀絕慘！

有人說：最惡慘的一幕，是天津河北區一帶難民的逃亡。手裏要拿着敵人的旗子，才准在路上行走，可是過橋到租界時，又因了手中有旗而被拒絕。到了敵人處，一個個地被問：「你抗日不抗？」被問者只好這樣回答：「不抗日。」又問：「你是不是中國人？」問者總回答說：「是！」於是敵人立刻便提出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為什麼你是中國人不抗日？」許多人便因之而被喪身在海河裏。

日軍佔領平津以後，一方面調遣大軍在平津近郊趕築防禦工事，一方面派兵南下進略靜海長辛店等處。八月三日，日軍一部份衝過平漢線良鄉車站；同日佔據津南西十二里的楊柳青。

日軍在平津以南構築好工事，便集中兵力向西北推進，他們空軍的活動，亦更趨急

進，分飛保定鄭州德州滄州及平綏綏南口康莊下花園鷄鳴驛永寧延慶瓦城懷來等地轟炸，八日日軍進攻南口，被我軍迎頭擊退。

漢口情勢

漢口自蘆溝橋事件發生，日租界即宣布戒嚴，五六兩夜并舉行防空演習，熄燈開炮，形勢緊張。但于七日，日軍及日僑忽自動全體撤退，嚴重局面，驟告緩和。

虹口機場事件

上海方面，於九日下午五時半，日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及一等兵齋藤要藏乘坐汽車一輛，駛抵虹橋飛機場，即挺衝進場內窺探，我機場衛兵，當加以攔阻，該日兵等即開槍射擊，機場衛兵，躲避在防禦物後，未加還擊，當時附近我保安隊聞聲出巡，該日兵等又開槍，擊斃保安隊一名。我保安隊當予還擊，大山勇夫當場擊斃，齋藤要藏亦被擊中要害，逃逸數十步，傷重身亡。我市府當向日駐滬總領事岡本，日海軍武官本田訊問，日方向不承認，有日本兵員出外的事。交涉結果，雙方力主鎮靜，一切循外交

途釋解決，日兵屍身，則由日方領回殮葬。

十一日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岡本訪俞市長，對該事件作種種交涉，表示未解決前，要求將保安隊撤退。是日有日艦十六艘到滬，一部份停泊吳淞口外，一部份開進黃浦江，且有軍隊登陸。

十二日，一二八淞滬停戰協定委員會召集會議，毫無結果。晚十時左右，日軍隊紛紛出動，多數日軍間諜，混入各處探刺我軍消息，我方亦作相當準備。

淞滬抗戰

十三日晨二時，日軍步哨及便衣隊，在閘北橫浜橋以東及青雲橋開始活動。三時許，開鎗挑釁，我軍未予還擊。九時五十分，日陸戰隊約七八十人全副武裝，自北四川路日本小學開出，由虬江路口橫浜橋以輕機關槍向我軍掃射，闖越淞滬鐵路衝出寶山路。我駐防軍警同保安隊猛烈還擊，約十幾分鐘，日軍潰退，雙方各守原防。下午四時，日三次向我八字橋及江灣路陣地進犯，用鋼炮向我轟擊，寶山路天通庵路等處，亦發生

接觸，戰綫延長。五時許，日軍用燃燒彈向我轟擊，燃燒開北若干房屋。五時半我軍在敵密集砲火之下，奮勇衝鋒，日軍敗退，我軍進駐八字橋。

上海戰事，正在醞釀的常兒，華北日軍企圖截斷平綏路阻止我綏蒙及山西方面軍隊東進，自十一日拂曉，以十五寸口徑大砲裝在鐵甲車上，載步兵一千五百名，猛攻我軍防綫，我因砲火猛烈，被迫稍退。二十三兩日，日軍又以大砲猛轟南口，經我軍沉着應戰，敵向昌平縣境高麗營方面退去。

平漢線方面，自十二日我軍使衣隊攻入良鄉之後，因為連日大雨，前方沉寂

津浦綫方面，十日夜日軍圖在獨流鎮運河偷渡到河西，被我擊退。十一日夜，日軍一度攻到距離靜海兩里之處，我軍一方面猛烈迎戰，一方面繞攻楊柳青，二路並進，日軍不支，倉皇北竄，我軍乘勝推進至獨流鎮良王莊。

我國第一次之空戰

上海我軍，於十四日晨自八字橋青雲路一帶反守為攻，集中砲火，向天通庵日兵營

進迫。我空軍亦奉令出動，一方轟炸敵軍事根據地及浦江中各敵艦，一方掩護我前綫部隊進攻。敵我兩軍浴血衝鋒達十餘次，我八十八師黃梅興旅長，奉命沿江灣路之綫向持志學院之敵突擊，在敵軍猛烈砲火下，奮不顧身，卒將敵陣摧毀。下午四時，正以電話向師部報捷，不料敵彈橫來，炸中腹部，遂致捐軀。雙方鏖戰至十五日午始稍停止。敵在江灣路與楊樹浦的前後方根據地，都被我軍包圍，同時虜寶興路以南淞滬車站以北，鐵路綫以東的敵軍，亦被我壓迫退入租界。

浦東我砲兵的戰蹟

八一三開戰後第二天，抗敵的英雄們開到浦東，某師營長尹傑，是個豪爽而有燕趙之風的戰士。他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地形之後，就作制敵的準備。敵人的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浦東上空偵察掃射，但我們的高射機砲鎗，也軋軋軋地響過不停。天剛晚，尹營長吩咐部下準備作戰。六時半了，浦東沿浦一帶着了許多砲彈，這是初到浦東的我軍砲兵的初試顏色。一顆顆的「空中炸」和「落地開花」都擊中了敵方的陣地——匯山碼頭和

新三井碼頭，英商其昌棧雖近在咫尺却絲毫沒有一此影響。胆大的外國人。躲在屋頂觀戰。NYK新匯山碼頭五層樓的棧頂上，本來架有兩枝機關鎗，控制浦東大道，利害非凡，但被我大砲擊中，他們不得不棄槍曳砲而走，再也不敢到棧頂據高臨下的逞兇了。新三井碼頭即三井第二煤棧，內中有好幾萬噸的煤，爲敵方煤糧的總站。貼隣就是日本海軍碼頭，地位非常重要，時常泊着幾條敵艦，作爲保護。那晚的我軍砲兵，卽予他們極大的威脅。我們大砲既經擊中了敵艦，敵艦上立發非常紛亂的嘈什之聲，卽將敵艦向前移動幾十公尺，不料纜也未曾帶牢，我們的砲又擊中了。他們又嘈什了一會，將船向後移動，而我們的砲又能擊中。我們的砲不斷地轟着，他們忙於前後移動，如是地手忙腳亂了一整夜，同時我們步兵，也由尹營長發令攻擊，予敵重創，經此次攻擊之後，敵艦再也不敢靠近碼頭了。

我們敘過我們浦東砲兵的戰績，現要報告我們空軍的神威。

我空軍的神威

十四日晨十時許，我空軍出動作戰，參加的飛機十幾架，時值天陰欲雨，浮雲蔽空，我飛機先至楊樹浦方面，向公大紗廠以南日軍後方攻擊，繼有三架漸飛向西，在日領館以東浦面的日艦，即向空開高射砲，砲聲密如貫珠，但我飛機了無畏懼，坦然執行壯烈的使命。十時廿分前後，在日出雲艦附近，擲下數彈，四彈落黃浦路外灘，一彈落熙華德路，目的係向出雲艦投落，惟該時風力甚大，故落地時稍偏，未能命中。午後空戰復作，我空軍向浦江日艦投彈轟炸，并掩護步騎進攻，日方水上飛機兩架，亦即飛起，在公平路沿海口天空與我飛機發生空戰，經一刻鐘的戰鬥，日機即分頭逸去，本日空戰的結果，我機因在敵機圍繞高射砲聚攻之下，有一架尾部受傷，但駕駛員無恙。另一架後坐駕駛員某隊隊員空軍少尉任雲閣受傷殉國，駕駛機師梁鴻雲亦受重傷，但仍駕駛安落于某處機場。當時我機因受傷，彈架損壞，機身下之炸彈無法控制，但我機師仍想急駛至跑馬廳上空，將彈落在跑馬廳空地上，致經過法租界大世界門口馬路中紅綠燈上空時，墜落下炸彈兩枚，死傷數百餘人，其時正下午四時許。又中日兩軍飛機正在天空酣戰之際，外灘一帶，亦落下炸彈四枚，民衆傷亡不少。

同日下午五時，日軍的重轟炸機十一架，由台灣方面飛到杭州，向航空學校投彈，我空軍得報，當即還擊，敵機二架被擊落，一落在車山，一落在蕭山，一落在鐵路口附近，駕駛員二人逃走，被我捕獲。其餘敵機八架，旋又飛至我廣德機場轟炸，僅傷我方士兵二人，被我空軍還擊，其中五架受傷甚重，狼狽逃去。

敵軍因受了重創，於援軍久留米帥團開到之後，十六日晨起，即集合海陸空軍向我各處陣地進犯，我方空陸兩軍同時出動予以痛擊，敵軍狼狽潰退，且將寶樂安路及公大紗廠兩司令部放棄，我軍乘勝佔據虹口公園。我空軍在吳淞口外炸毀敵潛水艦一隻，停泊浦江中日領館前日旗艦出雲號，亦被我軍炸傷。是夜敵軍背城借一，調動一千餘人，在二十餘輛鐵甲車及猛烈砲火掩護之下，向青雲路方面我軍陣地猛攻，我軍奮勇抵抗，卒因敵軍砲火過烈，暫稍後退，旋又集中部隊，直逼江灣路敵軍司令部，血戰數小時，敵軍不支向北四川路潰退，我方部隊已追近敵司令部，相距不過二百米達，我軍仍繼續前進，直搗敵巢，但因敵巢四方面，都裝有電流，牆壁均是厚鋼板及水泥築成，異常堅固，所以不能一鼓攻下。

滬戰爆發後，我空軍異常活躍，屢建奇功。十五日晨五時。停泊浙江洋面日航空母艦的二十二架飛機飛往杭州襲擊，被我擊落五架，九時敵機二次襲杭，又被我擊落一架。午三次來襲，又被我擊落二架。我空軍迎戰三次，僅損壞飛機數架，受傷數人。同日午時，敵機十六架，飛襲南京，此為首都第一次遭遇空襲。我防空當局及空軍人員立起應戰，擊落敵機六架，兩架起火落于光華門飛行場之東，三架燬于溧水附近之方山，一架燬于京郊。敵機均係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之塚六式陸上攻擊機。在京郊擊落之一架，為三菱四一號，機內五人，均于落地後傷重斃命。在各人身畔檢出其姓名布條，為「伊藤敏惠」「秋元」「櫻井」「田中正平」「成田山」五人，每人均懷有「護摩供御扎新勝寺」佛勒。其帽緣均有「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字樣，身邊並藏有航空應用圖表多種。京市因防空週密，損失輕微。此外南昌蘇州無錫松江海甯等地亦有日機往襲，無甚損失，我空軍戰鬥員最著功績者，為樂以琴劉粹剛梁添成董明德黃光漢諸人。

不為俘虜之飛將軍

十七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空軍飛機數架，結隊前往楊樹浦一帶，轟炸敵軍陣地，當雙方鏖戰之際，我機一架，不幸因機件受傷，尾部起火，被迫降落。查駕駛該機者，爲我空軍勇士閻海文，當時察知機件有損，立即加速駕駛，飛回陣地，詎甫將抵達之際，因後部焚燒甚烈，全機發熱，迫不得已，乃一面使機身下降，一面即棄降落傘，從空躍下，因風勢關係，竟落在楊樹浦敵軍火綫內。敵軍見狀立即上前包圍，擬將其俘獲，閻君英勇異常，不甘作敵俘虜，突然拔出其防身手槍，向敵軍射擊，當有敵軍九名，立時飲彈斃命，敵軍至此，遂拔槍還擊，閻君終以寡不敵衆殉國。事後日方當局，對此英勇作戰之飛將軍，表示敬佩，并承認此種作戰精神，不僅爲中國空軍之光榮。

察北勝利

在上海我軍節節勝利之際，察北方面，也捷報頻傳。察北日軍，乘平綏綫日軍大舉進犯南口的時候，重兵集結商都，向我綏邊壓迫，我早有準備，十四日與敵激戰，我十軍十分驍勇，日軍不支後退，我軍乘勢收復商都，更乘勝北逐，收復張北，又分兵兼程

直搗，于十六十七兩日先後收復化德尙義和南濠塹等處，續向沽源寶昌兩地推進。

商都爲察北多倫化德等九縣局之一。原爲內蒙古牛羊羣馬羣與六，七，八，台王公地，城在七台舊址，築土爲城，寬一丈二尺，深一丈，周圍四千步，在察哈爾省西北極邊，東與張北康保接壤，南分綏東之興和，西北仍爲內蒙古之寶紅溝與退狐神廟等地；縣境東西寬一百二十里，南北長一百六十里，面積約爲一萬八千餘方里，地勢平行，無高山大川。二十四年冬季，日關東軍在策動所謂「張北事件」之後，策動熱河僞匪李守信軍進攻沽源寶昌，未幾我商都駐軍張書田部騎兵，亦被迫離開，自是我商都縣失却了祖國的保障，被加上「亡國奴」的徽號。商都淪陷之後，由內蒙古之德王與卓世海出任傀儡，背叛祖國，僞設蒙古軍政府及察哈爾盟公署。前者爲軍事的，後者爲政治的。商都縣因隸于察盟公署，改縣政府爲縣公署。縣公署之縣長辦公室，又爲日籍顧問室，凡關行政者，事無大小，顧問有最後決定權，一切文件，須經其簽字蓋章，方能發生効力。縣公署之任何冊籍，均用成吉思汗紀元紀年，簡稱成紀。日株式會社在商都設大蒙古公司；爲日本軍閥後面統制農工商各業之總機關。其次爲俱樂部之設立，提倡嫖賭烟酒

，毒化一般善良人民，青年同胞，沾染此種惡習，無異斷送了祖國的生機。城內之商會，公安，郵電各局人員均受日籍指導員之指導，莫不受盡指導員之凌辱壓迫，所過生活，為執役之生活，取烟送茶，未敢或慢，稍不順意，動輒得咎，此為亡國公務員之慘痛。教育方面，城區男女高初小學校所用課本，均係偽滿州國所編訂之課本，其中完全為歌頌日本皇室與日本軍閥者，其詞句充分顯示奴化性。至于人民所受之痛苦，一種是捐稅之壓榨，一種是兵匪之劫掠，生活困難已極！

克復商都

八月初，湯恩伯部急援南口，綏東一綫，先後由散駐綏境的各部隊，開入增防。國家全體性的戰爭開始了，收復失地，為我全民族共同必要之路，收復商都，密議在八月十一日一齊發動，結果竟因故遲延。遲延軍機的原因。裏面包括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有一些官吏對抗日戰爭之性質，認識不清，見地模稜，因之聯合作戰力量分散，二，軍隊組織尚欠完善，指揮系統，劃分不清，封建思想未除，人事關係太重，私人情感比階

級張曉還要緊，於是個人的利害，看成較重于民族的存亡。這些無疑成了以後任何不同情況的一個因素。

十三日以前，我所有隊伍，在商都附近集結完畢，開始進攻。十四日拂曉，進逼商都城下，步騎砲兵以密集砲火，向城內射擊，時敵匪在城內者，計有蒙古軍第二師尹寶山部一師，及蒙古保安隊一中隊，但合計全數，不滿一千。可是敵匪亦早有準備，日人尙下令尹寶山死守。是日，自午前六時至午後十時止，敵匪以三十餘挺機關槍在城之西北角上憑着堅固工事，向我步兵密射，終賴英勇壯烈前仆後繼的戰士，于大砲掩護騎兵的協助之下，殺進城去，克奏全功。是時城內外高呼着「中華民國萬歲」，「抗日勝利」等口號，聲遏雲霄，何等的壯烈，何等的偉大！是役計死敵匪六百餘人，我軍傷亡三百餘人。

收回嘉卜寺

克復商都，是以力取；拿回嘉卜寺，完全是石寶山部用智的成功。他們怎樣進入察北，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批反正軍在去年大草原作戰期間，已經建立了不可磨滅的

偉績，這次竟告奮勇，斜出朔漠之北，經數百里無人烟區域，輕騎急入，忍飢寒，沐風雨，兩日夜間直達偽組織都會，一鼓而下堅城，其戰功將永留史冊，其精神誠值得萬民膜拜，景仰！

石部騎兵，全數不過兩千人，中間用在攻城的，又僅祇曹凱一團之衆，曹團以前駐嘉卜寺很久，地形熟悉，與當地民衆感情密洽，當十六日，他們到達街外以後，市民都驚爲自天而降，急忙指告他們敵人各軍事位置所在的各路口各機關，弄得德王等和他的軍隊，難辨虛實，只好倉皇退走，結果石部幾乎是不血及而佔了嘉卜寺，這是一個游擊戰爭的收果，以少數戰勝了多數。

攻克匯山碼頭

滬戰初期，日方把楊樹浦公大紗廠日軍司令部，虹鎮日海軍操場，和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聯成一綫，着重于西路與中路，向我進攻。西路由北四川路底司令部出發，向八字橋方面前進，中路由海軍操場向江灣方面進犯，我方三路抗戰，右翼由

八字橋江灣路進攻敵司令部，中路由江灣進攻敵海軍操場，左翼進攻公大紗廠，在軍事上，我軍着重中路，因為中路穿過海軍操場，可以進至匯山區，截斷敵人陣綫，各路均有進展，中路更爲神速佔領敵海軍操場之後，十二日晚攻克匯山碼頭。

我們要把攻克匯山碼頭的經過情形，提供讀者，除爲證明我軍之犧牲精神及戰鬥能力俾堅民族抗戰的信心外，並使此一頁光榮戰史，得昭明于世。

我軍進攻匯山碼頭係採「中央突破」——亦稱突貫攻擊——的戰畧，自二十日我軍西路軍由天德路挺進以來，登有進展。二十一日下午九時，我軍下令總攻，沿天寶路公平路舟山路兆豐路等縱綫，向岳州路東有垣路鄧脫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等橫綫推進，東路軍亦沿華德路向百老匯路橫綫突入，擬會師於怡和路一帶，進佔匯山碼頭，完成突貫攻擊之任務。沿途屢遭敵軍頑強抵抗，均被我軍奮勇擊破，二十二日上午三時，我軍以戰車五輛前導，步兵三營跟進，分頭向匯山碼頭突擊。戰車發其精銳的平射砲，連毀敵人機關槍陣地數處，并毀其工事頗多。步兵尤爲英勇，以血肉之軀，吸收其重機關槍彈，前仆後繼，向百老匯路敵陣猛攻，終將其鎗手射殺，并奪獲重機關鎗一挺，三時前確實進

入匯山碼頭陣地，傷亡慘重，仍將該處敵人完全肅清。其時岸上之敵雖潰，而泊駐江面敵艦，則紛向虬江碼頭一帶下移，至其砲火射程內，開始向進入該區我軍轟擊，同時百老匯路東西兩端之敵，以楊樹浦及北四川路司令部爲根據，向匯山碼頭集合，我軍鏖戰良久，敵艦并以燒夷彈射來，房屋着火燃燒，敵機又以巨彈投擲，我軍損失頗重，毀戰車二輛，三輛受傷衝回，有兩連長陣亡，步兵一營，生還者僅十數人。

滬日軍上陸

敵所派來增援陸軍一師團，除少數在楊樹浦方面登陸援助作戰外，其餘向浦東吳淞瀏河方面企圖登陸，結果，因爲我方早有準備，不能如願。二十一日敵又有援軍二師團到滬，於夜間最大規模登陸作戰，連日以軍艦的密集砲火，掩護企圖登陸，但均被我擊退。二十三日拂曉，敵軍艦三十幾艘，結集吳淞口向吳淞蘊藻浜強華浜獅子林一帶猛烈進攻，小輪十幾只滿載敵軍上陸，我軍待其近岸時以機槍猛烈掃射，戰況激烈，但有敵軍千餘乘我火力稍薄時在蘊藻浜附近上陸。

南口激戰

此時華北日軍約有二師團，沿平綏路攻南口。南口是北平西北的屏障，又是通察綏的要道，形勢甚爲險要，軍事上所必爭，該處我方陣地，由湯恩伯部趕來防守。自八月十一日起，敵開始向南口進攻，先以步兵千餘人，騎兵六七百人，大砲二十幾門，飛機九架，猛攻南口得勝口，我軍沉着應戰，敵傷亡甚衆。十二日，敵增加步兵五千餘人，坦克車三十幾輛，野砲六十幾門，飛機三十幾架，向南口虎崎村心仲口蘇林口一帶猛撲五六次，均被我軍擊退。十三日敵全體出動，反復衝鋒，仍被我擊退。十四十五十六三日，戰事尤爲激烈，敵全日以重砲轟擊至五千餘發，并以重坦克車三十幾輛，猛衝我陣地，我內外壕工事均被毀，我王仲廉師五二九團羅桂芳部，死守不退，全團殉國，團長以下，無一生存，其壯烈犧牲，爲近代戰爭所未有。

八月二十日起，平漢津浦前綫不斷地發生戰事。津浦線靜海車站曾被敵軍佔據，旋經奪回；平漢線則在良鄉房山一帶激戰。

青島局勢

青島的局勢，當時也很嚴重。青島是山東重要的港口，不僅有關山東全省命運，而且有關我華北抗戰的局面。假使敵陷青島，沿膠濟路西侵，津浦綫我軍陣地，就要受極大威脅。所以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青島局勢，日趨緊張，十四日，浙江路僻靜處，突然發生日水兵被人槍擊，日方迫青市長沈鴻烈承認係華人所為，沈市長不肯屈服，日方就派陸戰隊幾十人，由大港登陸，在各碼頭佈崗，我方亦嚴加戒備。

上海我軍的中路突破計劃成功之後，戰事重心，從虹口楊樹浦一帶，移到吳淞瀏河方面。我國因為沒有海防，止敵人登陸，很是困難，日方陸續來華增援的人數，此時約有五萬人，要在楊樹浦虹口一帶登陸作戰，是很不方便，而且很不利，所以決定在長江沿岸侵襲。二十三日，在蘆漢濱附近上岸的日軍，經我堅守吳家橋徐家宅姚家宅及張華浜車站的部隊迎頭痛擊，敵軍傷亡甚重，同日敵又以一旅團之衆，從寶山石洞口與小川沙口向我進攻，我守軍奮力守禦，相持至六時許，卒有敵軍一部乘隙登陸，向我陣地

猛撲。自獅子林砲台至川沙口沿岸均發現敵蹤。敵復以小部隊約六七百名于敵我兩軍戰鬥激烈時，乘隙由川沙鎮經木杓鎮向羅店鎮潛進。時我羅店守軍接前方告急訊，已開抵盛家橋月浦鎮之線，我主力部隊尚未到達該鎮，僅有極少數留守部隊抵抗無效，即被敵軍佔領。嗣我增援部隊到達，當向羅店之敵包圍，猛烈進擊，這因為羅店位置在寶山瀏河與嘉定之會合點，關係非常重要，激戰至廿五夜，曾將頑敵驅出羅店之東，在月浦之線對峙。嗣因我軍將其歸路截斷，二十七日復被其竄回羅店，我軍當依照原定計劃，將羅店嚴密包圍。該處日軍為第十一師團第四十二聯隊及第十二師團之四十五聯隊，損失殊為重大。

爭奪羅店

「在羅店，無數的愛國志士與民族英雄，用了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去阻止倭寇的前進，我們勇敢的蔡內炎旅長，就是這羣偉大的先烈裏面一位。

敵在羅店的北面陸家宅沈宅佔領陣地急謀襲佔羅店的時候，蔡旅長率着五千健兒，

星夜趕到了羅店，奉有攻取敵人的任務。他很沈着的作了極週密的部署。在這夜色靜沈中，足智多謀的蔡旅長，並不去休息，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陸地前方一個角落裡埋伏起來，然後才走進他臨時的掩護部中，倒在一塊門板上和衣假寐。不一會，陣地的前面，傳來幾分鐘濃密的槍聲，和沉重的手榴彈聲，接着就寂然無聞。再過十多分鐘，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長來報告，說是有兩排的敵人，前來夜襲，他約束着他全排埋伏的兵，不許動，不許做聲，等敵人接近約莫五十公尺的時候，他們就把廿多個手榴彈一齊向敵擲了去，接着又是幾次排槍，隨後就端起步槍，挺着雪亮亮的刺力向敵人猛衝了去，結果那兩排的敵人，除了少數竄走外，無一生還，其中並擊斃敵少尉成由三一員，並搜獲他們兵力部署一紙和十萬分一地圖一份。蔡旅長於是緊速地把俘獲來的敵人兵力部署和十萬分一地圖檢閱了一會，派人轉送到師部；一方面就下令準備攻擊。東方的天空，正透露着幾許淡青的光亮，任攻擊的先頭部隊，都屏聲靜氣的開始向前面的目的地蠕動着。不一會，敵人的槍聲由稀薄而轉到濃密，先頭部隊就完全佔領了敵前哨陣地。蔡旅長知道了敵人的大部在陸家村盤踞，就決心向陸家村攻擊前進。適在這當兒，敵人的

大隊增援部隊趕到，拼死反攻，同時又用優勢的砲火，向這邊陣地的後緣行殲滅射擊，一時槍聲，砲聲，飛機投彈聲，兩軍肉搏喊殺聲，響徹天地。我蔡旅長就在這時陸續接到團長負傷，營長陣亡的惡耗，但他竟沒有一點慌張的氣態，自己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并下令與陣地共存亡。他見着戰況的緊張，和羅店的重要，率着他唯一的特務排，向敵陣地突擊，全旅官兵，見着旅長率身先導，于是士氣大振，進攻也更加劇烈，不幸我們忠勇的蔡旅長，竟爲國犧牲了。』

血戰東林寺

『這次戰爭中，還有一件很悲壯的事情，那就是東林寺的大戰。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靠近新鎮不遠——新鎮是在月浦和羅店的中間——三面都是水，地勢很高的地方，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這個地方，有一連人守了一個星期，屢遭敵人的襲擊。班長潘玉林，有一次衝出廟外，用手榴彈打死了很多敵人。又有一次，敵人先用砲轟之後，再用敢死隊衝過來，他們的人死得只剩了五個，我們的人，也

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歧，還受了傷。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已經衝進廟了，胡排長開槍狙擊，可是槍打不響，他一時情急智生，就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鍬，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除了得到戰利品，還得到很多重要的文件」。

敵人的暴行

在江海沿岸的爭奪戰以外，敵機仍不斷地飛往京杭一帶濫施轟炸，殘殺我國平民，甚至婦孺，亦皆不免。二十二日，上海丸到達匯山碼頭時，有歐美人士親見日本陸戰隊用刺刀刺傷華人後，即將其拋棄地面，或投入浦中；虹口楊樹浦一帶，且有分區屠殺情事。

日方因在滬軍事失利，東京外務省及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竟宣佈自二十五日下午六時起，封鎖中國公私船舶及軍艦在東南海上之活動。此次封鎖區域北起江蘇南通縣屬之白南沙及川腰港口，南達廣東潮梅縣屬之海門灣。復於二十六日擴大封鎖區域，北自秦皇島起，南迄北海港爲止。日方在未經正式宣戰之前，便宣佈封鎖中國的海岸，遮斷世

界貿易的航綫。二十六日下午，敵機竟在京滬公路上用機關槍射傷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上述種種暴行，使國際間認識了這個野蠻國家的面目。

紅軍抗日

爲了維持國際間的和平友好的關係，我國於二十一日與俄國簽訂中蘇不侵犯條約，這表示在外交戰綫上，獲了非常有利的形勢。爲了日寇進攻，民族危急，「紅軍」也改變了他們的策略，拋棄了他們的紅旗，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和蔣委員長的領導下，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加民族抗戰。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於二十五日發出就職通電，東進殺敵。一般人對於過去紅軍作戰的耐久性和他們戰術上特殊的優點，就是以小犧牲換大勝利的游擊戰術——都抱着一種熱烈的希望。

深印人們腦海中的朱彭兩將軍的風度，我們無妨簡單地介紹給讀者知道。先說彭將軍吧，他着一身舊灰布軍裝，戴着一頂有黨徽軍帽，服裝簡樸，與他們的勤務兵是一樣。和他談話，沒有一些客套，沒有一些掩飾，態度帶些浪漫，但是也很嚴肅。面容雖是

和藹，目光却很銳利。朱將軍呢，是一個着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鬍子的人。沒有肩章，沒有符號，更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和他談話，同樣沒有寒暄和客套，他談所要談的話，很緩慢而很有力，態度是沈着而剛勁，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一句的出發點，都根據着事實上的什麼或經驗。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着，這就是他們！

南口失陷

華北敵人進攻南口，迭遭失敗，就改變戰略，以第三師團及第十九師團固守南口附近陣地，另派第五師團繞犯察北，進攻張家口，南口我部隊抗戰甚久，傷亡甚重，並因後方的張家口失陷不得已於二十六日晚退却。

這裏，南口的血戰，值得我們加以詳述。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為王仲廉師，擔任南口正面戰鬥的任務，右翼是

王萬齡師，軍長湯恩伯氏，黨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綫不過五十里。在軍事上看來，牠太偏于右前方，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因為劉汝明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那只好立設在懷來了。

南口這地方，二十九軍一點工事也沒有，十三軍急援南口，劉汝明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未負一點責任。日軍佔領了南口外面的沙河鎮，南口方面的戰事，轉眼就可發生，他始似肯非肯的把南口交給十三軍把守，十三軍還沒開到，他的隊伍已先向察哈爾撤退了。

南口車站，離南口山口有五里遠，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車站的西面，是鐵路機廠，南面是一座小山頭，叫作龍虎台，我們在那裏佈置了兩排人，爲南口陣地之最前方，這是保衛車站的第一綫。南口的兩側，凸出兩座高峻的山峯，這是我們主力陣地的支點。西側的山峯，叫作雙嶺口，東側的叫作馬鞍山。從馬鞍山更往東去，距離十里路的光景，就是關溝嶺，亦爲軍事上的要點。我們一營人在那裡佈防着。再由此往東五里路

，就變得勝口爲南口左翼。在緯度上說，位置比南口凹進一點，爲通永寧城以達延慶的一條山路，敵人可以從這裡抄過我們的後方，一營的弟兄，趕到那面去佈防。這樣佈置，把南口正面的戰綫展開了三十里之遙。

八月八日，敵人的騎兵到得勝口去搜索，遇到我們的打擊，就跑回去，這是南口戰役的發軔。

九日南口正面的衝突爆發了。敵人的砲火猛烈得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我們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是龍虎台陣地。當敵人砲火最猛烈之際，大家就跑陣地前面，炮火空空落在沒有人的龍虎台上。等到砲火停止，大家又回到陣地來。

敵人作戰的公式，爲先用砲火轟毀你的陣地，然後派少數騎兵來搜索，繼之爲坦克車裝甲車的衝鋒，至于步兵，簡直沒有和我們見面的勇氣。支持至第二天，敵人向我總攻，龍虎台是我們的一個凸出點，不能不把那裏的部隊撤下來，車站和機廠的放棄，也是我們早就預料着的事情。

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輛的敵人坦克車，駛入了南口。坦克車簡直是「鐵怪」三寸厚

的鍋殼，甚麼也打不透它。重砲打中了，它最多不過打一個翻身，然後它又會自己把目己調整過來，繼續的行駛，只要有一道山溝，它就沿隙而上，怎麼奈何它呢；辦法是有的。我們的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大家不顧一切的攀上坦克車向外射擊的窗口，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其中六輛，因為裏面的人全都死了，就成了我們的戰利品，沒有人能駕駛，又不能把它毀掉，結果在我們陣地裡放了兩天，終歸被敵人用新的坦克車拖了回去。

有一次，我們七個士兵在上山巡行，恰遇着十個敵人，在老遠的山坡上偷進，一定是來做偵察工作的。我們偷偷的追上，相隔一個手榴彈拋擲距離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們的手榴彈一擲，雖然投不着，那十個小子立刻沒有出息的投降了。

從十三日起，敵人的砲火更烈，他們把重砲排成三行縱隊；四圍用坦克車圍起來，以防我們的進襲。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戰綫擺列起來，從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們的事，都是臨時掘的，當不起重砲的轟擊，兵士們每兩個人在山石上掘開一個小小的隱避洞，砲打上，也只能打掉我們兩個人。每天更有二十架敵機在空中威脅着，但十三軍的

將士，真了不得，馬鞍山上一連，只剩下一個弟兄，他還沉着的把守陣地而不稍退，直到生力軍到達了，才把他接下來。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他指揮着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上作戰，敵人衝上來了，他痛罵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後他眼前一個槍手陣亡了，他就把這架槍接過來，繼續着幹，一不小心，他順山坡滾跌下去了，但槍仍舊抱在懷裡，再爬上來，敵人已到面前，他憑空手把一個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奪過來，立即還手砍去，把敵人弄死。

敵人沒有肉搏作戰的能力，只要是面對面，他們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虧的，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把敵人二百名騎兵全部殲滅了。

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右翼長城綫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發現敵蹤。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不意穿過長城口，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主張用迂迴戰法攻右翼。

敵軍攻入了黃老院陣地，情況非常嚴重，王萬齡師長也到橫嶺城坐鎮，并相機出擊

，以解居庸關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綫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爲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日軍迂迴計劃受王師之阻擋，乃繼續向西展長其迂迴路綫，于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綫，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上之兵力，往往不過三數士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伕，皆已執槍上陣，而陣綫始終未被突破。日軍騎兵大迂迴自經邊城進入長城，繞至我兵力不够分配的右翼，事實上已不能補救，湯部仍各死守據點，以待平漢路繞道兼程北上的中央援軍，即可到達，當時激昂慷慨，準備作全部大犧牲的情緒，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張家口竟于廿五日棄守，南口已無後方，于是光榮抗戰近二十日之南口將士，不得已任日軍四面環攻之下于廿六晚開始攻擊後的退却。

張家口棄守

南口的失敗，一誤於劉汝明之緩攻張北，再誤於劉汝明之不以主力支持張垣。

日軍攻擊察哈爾的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張北攻張家口，多倫攻獨石口。我方負責指揮作戰的傅作義將軍，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晉綏軍自綏東攻察北，二十九軍劉汝明部由張家口攻張北，中央軍湯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湯所部之高桂滋部，進獨石口，對付多倫方面之敵軍。這種佈置，當然是針對日軍作戰計劃而定。

劉汝明不自守南口，對於湯軍來守，又加種種阻難，前已述過；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商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綏所部騎兵收復，而劉汝明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劉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劉亦公然允之。兩日遲延，日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驅李部對劉部反攻，劉復留其主力於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布置。張垣之日方秘密特務機關，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秘密無線電台，亦不加取締。涿鹿為劉基本隊伍所在，日機竟未曾投擲一彈，劉以為不堅決抵抗，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但日軍終不客氣地進逼劉所視為寶貝地盤之張垣。傅主席為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出擊之師以救張垣，劉至此，始調其後方基本部隊及砲兵至張垣應戰，然

大勢已去。張垣以西鐵路，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大半作冤枉之犧牲。二十五日夜間，偽軍先頭部隊迫入張垣，劉已先率部輕鬆的跑了，自此，日軍目的已達，無利用劉部之必要，向對劉部親善之日機，亦成羣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于炸湯忠伯者，自私的軍閥，結果如此。

南口張垣失守之後，平漢津浦兩綫戰事，也日趨激烈。卅日，日機多架，轟炸滄州徐州，頗有損失。

日機初襲廣州

敵機連日襲擊南京，無甚結果，就改換方向，由台北飛往廣州漳厦等處襲擊。三十一日晨，日機分兩路首次襲廣州。東路七架，北路六架。東路敵機，被我東江空軍及高射砲擊退，餘飛廣州，侵入市郊，我空軍及高射砲紛起應戰，敵機飛天河機場投彈兩枚，敵轟炸機一架，驅逐機一架，被我擊落，餘受傷逃去。

九月三日，福建方面，敵艦向廈門開砲。但在青島方面，日軍却全部撤退了，那時

大概是要避免戰綫延長，使日方投資最多的地方，不受毀壞的緣故吧。

血戰寶山

上海日軍在羅店方面被我方重重包圍，瀏河口石洞口小沙河方面也受了我方大砲的攻擊，惟有吳淞方面因已佔據了砲台灣及吳淞鎮，可由敵艦發砲掩護作戰，并可運上較多的重兵器，所以企圖從吳淞推進至寶山再進攻月浦，與羅店之敵取得聯絡。四日晚，日軍開始向寶山猛攻，我軍奮勇把敵擊退。五日，敵在寶山縣城北沙龍口偷襲，登陸約四百餘人，向寶山縣城南面進犯，一面將寶山楊行之公路遮斷，我軍抵抗，至為激烈，傷亡很多，不得已退入寶山城內。敵軍復以重砲及飛機向城內猛烈轟擊，我軍只得退出寶山縣城，堅守獅子林砲台到月浦的防綫。惟城內有姚子青將軍所率的一營孤軍死守着。六日，我軍增援反攻，與城內孤軍內外夾擊，敵傷亡甚衆。七日晨，敵艦敵機，集中火力，向縣城內外轟擊，城垣被毀，敵之戰車由罅隙衝入，英勇之姚將軍仍在抗戰，至死不屈，下午，四時，因大砲過烈，全營官兵，均報國殉城，此役為上海抗戰中最悲壯

的一頁。

日方宣布封鎖我東南的全部海面之後，開始襲擊我商船，侵擾我口岸，敵艦轟擊廈門及汕尾，六日佔領東沙羣島，作爲進攻華南的根據地。另有敵艦四艘，開往珠江口的赤關，企圖掩護敵軍登陸，但被我軍擊退。

敵人在華南沿海採用牽制和騷擾的戰畧，在華北攻陷了南口張垣，便引兵向津浦線進攻，越過了靜海獨流到達唐官屯，雙方激戰甚烈，唐官屯得而復失者三四次。平綏線上敵人的先頭部隊，七日到達山西天鎮附近，因爲要亟於侵入晉綏，截斷中蘇的交通。但我軍滿佈着平綏線兩旁，八達嶺的一部份山頭，也是由我軍據守。平漢線上敵軍，到達高線支路附近，被我軍阻住，但津浦線上敵軍，於十一日猛攻馬廠青縣，我軍退守與濟。

上海敵人，最近猛攻軍工路與月浦到楊行一綫。因爲寶山失守，獅子林砲台也有敵軍登陸，所以月浦到楊行一綫，最爲吃緊。閘北却比較平靜。浦東時有砲戰。羅店附近我軍兩翼，都有進展。

送丟大同

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比較可以守得的地方，只有天鎮、陽高。可是這保障晉北綏東的兩扇大門——天鎮陽高。始終是閉着，等柴溝堡被敵人一砲嚇回來的李服膺來把守。原來天鎮工事，只打了一點基礎，沒有建造完全，這次要用，也來不及修理了。敵人取得永嘉堡，就分兩路攻擊，一路攻天鎮，一路攻陽高。九月八日，天鎮失陷，一團人被敵圍困城中，不能退出，而敵未予顧問，當晚直攻羅文宅，我們的軍事關係人，一直到大同退却前一天，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人家佔據羅文宅後，馬上掉過頭來繞天鎮山北去圍豐鎮，九日豐鎮吃緊，孤山發現便衣隊。同日敵人的七輛坦克車衝進陽高，陽高是一個村莊，我們軍隊已跑得很遠。李服膺的司令部，在這裏，早一天，他同他的旅長，跨上馬背不知去向了！陽高失陷以後，接着送掉王官八屯，聚樂堡，周仁莊，掙到大同。十一日下午四時，大同城內街上，已經死寂得很。將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緊張令，傳到了大小機關，大家便四散奔逃。十二日的黎明，大同已脫離了中華民國

的國籍。

不但平綏路上繼續不斷一城一村的送去，雖鐵路遠的地方，也是一樣。陽原蔚縣和涑源又在劉汝明手裏送了出去！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涑源這些地方，在內綏作戰上，於我最有利的區域，并且是平津路與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能守住天鎮陽高豐鎮和興和，然後才能出雁門關，附敵之背。天鎮陽高不死守，放棄大同陽原蔚縣涑源歸敵，以雁門娘子兩關爲天險固守，此無異自斷兩臂，僅留軀幹，將有甚用？

涑滬我軍撤至第一防綫

上海日軍猛攻月浦楊行一綫，同時由楊樹浦進攻軍工路，由虬江碼頭進攻市中心。由於我軍死守，敵人始終不能得手。但在我軍的陣綫上，這兩處的陣地，都是凸出的部份。要堅固的守禦，要冒着重大的犧牲。所以我軍在一個新陣綫佈置完竣之後，十三日以最鎮靜，最有秩序的方式，從楊行和市中心引翔港方面移回五公里模樣，守在新陣綫。這陣綫，從劉河羅店廟行江灣八字橋到北站，全綫長六七十公里，差不多成一直綫，

在守禦上，佔很大的便宜。

華南騷擾

在華南，敵人受了空襲挫折之後，艦隊侵襲我海岸，更加利害起來。特別是珠江口一帶，目的是在截斷廣州與香港的聯絡。十三日，日艦轟擊大鵬灣，企圖掩護陸戰隊登岸，截斷廣九路的交通，十四日日艦五艘，又攻擊珠江口的虎門砲台，被我砲台及空軍還擊，同時我當局將珠江口封鎖，阻止軍艦開入。

津浦綫上我軍，扼守興濟，興濟在滄州北十公里。十七十八兩日，有極猛烈的戰事，曾被日軍一度佔領，旋經我軍奪回。平漢綫上，日軍十五日渡過永定河，在猛烈砲火掩護之下佔領了固安永清兩縣。

最近日機常常飛襲保定洛陽，我空軍出動迎擊，打下了幾架，使敵人在華北空中的威脅，受了挫折。

上海我軍移動到第一道防綫之後，看準敵人的弱點反攻。羅店方面，我軍于十六日

始以來復槍及機關槍密集射擊，繼以手榴彈刺刀衝鋒，在大雨之下，與敵肉搏于泥濘之中，兵士莫不忠勇萬分，殺敵如麻，日軍狼狽潰退，我軍即克服羅店。又由劉行進攻永安橋，進展到楊行附近。敵人採取中央突破戰畧，重心移在劉行至江灣一段，二路進攻：一由楊行進攻劉行，一由市中心進攻江灣，最後目的在佔取大場。

轟炸南京

九一八之夜，我大隊空軍來滬襲擊七次，敵人的防禦工事及軍火損失不少。十九二十兩日，敵人表示報復，五十幾架飛機飛襲首都，被我空軍猛烈迎擊，擊落七架，我亦損失三架。十九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將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致各國使館通告。遞交駐滬領團通知各國駐華使節，指南京是我軍策源地，爲早日結束戰事起見，要用空軍轟炸，限各國使領僑民於二十一日午前退出南京，各國軍艦同時離開下關。二十日，日機八十架，先後到京四次，被我擊落五架，我官民鎮靜如常。

包圍涿州

華北日軍開始進攻平地泉，一面由大同攻左雲玉至企圖襲取長城上的殺虎口，截斷歸綏與晉省的聯絡，平漢路方面敵人，因為在平漢路西面，我軍扼守山谷，威脅其側面？在鐵路東面，我軍在永定河，牽制其中路，乃採取包抄的戰略，一面進攻房山，一面佔領固安永清，企圖把我涿州以北的五萬軍隊全部包圍，但我軍警覺非常，迅速撤退，堅守涿州以南的防綫，與日軍激戰。

濫肆轟炸的敵機

此時上海却已比較平靜，因為敵人又增兵四萬人，正在計劃在他方面的襲擊。南京廣州漢口日機時來轟炸，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日機三四十架，飛襲廣州。廿四日，十幾架飛襲漢口，結果南京漢口平民死傷各數百。漢口貧民住宅，悉成瓦礫，居于此者，與行道者，皆葬身其中，殘缺肢體，遍地皆是。其尤慘者，破壁殘垣，常掛着一臂一腿，見者輒為之心悸。重傷中，有作淒楚之呻吟聲者，有氣息漸斷者。其最令人見之驚心動魄，傷感不已者，為許多傷亡之嬰兒。災區遍地，死者與半死者混合，多數傷者裸體無

衣，血從創處流出。幼孩死屍，似較成人爲多。廣州平民，死傷盈千，死屍堆在地上，如吸蠅紙上的死蠅，殘肢骸骨，不可辨認，死者親屬，哭聲震野，慘絕人寰！

宋哲的元饒柔寡斷，送了平津；劉汝明的庸弱無能，丟了南口；李服膺的不戰而逃，讓敵人直下大同，造成華北我軍不利的形勢。敵人在山西河北接境地帶已到了蔚縣靈邱，還是企圖南下，但是我們有着地理上的優勢，可以利用多山地帶發展游擊戰術；第八路軍的游擊戰士，已迅速移動到晉省前綫，從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我軍在晉北打了兩場勝仗，兩次都殺敵三千餘，活捉一二千，還拿獲了許多敵人軍火和戰車。這兩次作戰的地帶，在山西東北部渾源與靈邱間平型關的山地。日軍作戰有名的板垣師團，沿平綫路進展到達天鎮，就南下直取廣靈渾源靈邱。他們故意避開我們山西主力軍所在地的雁門關，企圖襲擊長城另一個口子平型關。假如達到了目的，一面可以直下石家莊，截斷山西與河北的連絡，一面可以威脅雁門關後部。不料我第八路軍開到晉北即在平型關一帶高度二千公尺以上的山頭佈置軍事，以逸待勞，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衝到了平型關後面而通到靈邱的汽車路，立刻被我截斷首尾夾攻，將板垣師團，大部殲滅。

平型關大捷

平型關的大捷，北方戰局爲之一變，下面詳紀戰勝的經過，當然有意義的。

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指揮彭德懷，自受中央委任，即着手將所部紅軍改編，於七月底由三原開拔，經耀縣中部到達山西。沿途步行，日一百六十里或一百八十里不等，于八日間抵山西省。當時因火車不敷應用，耽擱甚久，後始繼續出發，秉承中央意旨，前往接防蔚縣。當八路軍自山西出動不久，劉汝明竟自動放棄蔚縣，致日軍唾手而得。八路軍因任務所在，仍分二路，向前進展，準備反攻。敵軍聞訊，即以板垣部隊七千餘人，擬取道徠源向蔚縣增防，並對我襲擊，八路軍得報，即以一營人作正面軍迎敵，另以大軍經靈邱由小徑前往徠源右隘路埋伏，別留同等力量伏于左隘路，二十五日，敵我兩軍遂在該處發生遭遇戰，我正面軍一營，既與敵接觸，乃佯敗退却，引敵深入，至敵軍大部衝入某地點時，我左右突起夾擊，經一晝夜之久，敵死傷三千餘人，經我俘虜者二千五百人，軍用品槍彈極多。其間尚有兩小支隊八百人，逸出佔據徠源靈邱間兩小

山邱固守。八路軍配合徠源高桂滋部包圍此兩小山邱時，敵復增援萬餘人，企圖搶救，我又以大隊抄其後路，前後夾擊，敵又死傷二千餘人，遂全部潰退。此番戰事，敵死傷達五千餘人，被虜者在三千以上。八路軍方面，以林師陳旅爲最英勇，計與敵衝擊肉搏不下十餘次，因在隘路，敵坦克車等重兵器，皆失其效用，敵機雖出動甚多，因我軍始終在與敵軍衝擊肉搏中，無法擲彈，我軍每當敵機來襲，卽更逼近敵軍，以爲屏障。敵軍在與我八路軍遭遇之前，震于八路軍之威名，卽已胆怯，暨前後左右兩遭夾擊，加以我少年大刀隊之特殊英勇，及該軍自己發明之高射機關槍，小鋼砲，輕重迫擊砲，犀利異常，以至潰不成軍，倉皇敗退。

滄保失陷

平型關雖然大捷，但津浦平漢兩線我軍因無險可守，防禦工程亦多臨時設備，軍隊龐雜，指揮蹉跎，二十五日滄州因告失守。平漢綫上敵軍，對於正面進攻收效甚微，便側重津浦平漢間防綫之突破，然後向後方迂迴。第一步由固安永清突破永定河。西向以

攻涿州，使在良鄉琉璃河前方苦戰之孫連仲部，不得不向後撤退。其攻保定，亦係採東西夾擊方式，使正面部隊，無從發揮其力量。平漢右翼部隊，因左翼屏障之蔚縣涞源一綫，察軍撤退太快，使八路軍不及接防，東西同受壓迫，雖經關麟徵部苦戰，保定終亦不保。

二十五日起，上海的羅店劉行一綫，發生激烈戰事。我軍推進至劉行楊行中間的永安橋。從瀏河到北站的防線依然兩軍對峙。連日日軍因為第四次來滬增援約四萬人，差不多已都登岸，就開始所謂第四次總攻擊。十月一日晚，市中心區的日軍忽向楊樹浦與吳淞方面撤退，係向劉行到羅店的我軍左翼與寶山路到北站的日軍右翼，加強攻擊。

左翼方面，有兩個重心：一是羅店，一是劉行到劉行南三公里的顧家宅。敵我兩軍在羅店的爭奪戰，進行了多時，敵軍忽向距羅店一公里的施相公廟進攻，想逐步推進到嘉定。在劉行顧家宅方面，二天二夜中，敵人不斷用飛機大砲猛轟，劉行鎮幾成焦土，我軍最前綫的防禦工事，大半被毀，三日晚，我軍作戰畧上的後退，陣綫移到滬太路以西一公里的地方。右翼方面，日軍在福生路虬江路與東寶興路用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

福生路的百星大戲院，雙方屢得屢失，結果，各處陣地，仍在我手。

放棄雁門關

上海日軍的第四次總攻，對於整個戰局的影響尙小，山西的局勢却非常緊急。平型關大捷之後，日軍大部增援，衝入襄長城，我軍于二十八日，不得已放棄雁門關，這因爲日軍由應州向茹越口衝過繁峙向西到達峙縣，更西進佔領了同蒲路的甯武控制晉西。我雁門關的守軍，感到腹背受敵，不得不撤退到原平忻縣一帶。津浦綫我軍前綫在秦二二三日，我軍由兩翼反攻迫近泊頭和滄州堵住南下的敵軍，平漢綫上因爲山西正在大決鬥的關鍵，敵人大部份力量集中在那面，他們到達保定之後，戰況暫趨沈寂。

羅店劉行一綫的激戰

上海我軍把羅店劉行的一綫，向西移動一公里後，敵人攻擊的重心，仍是這一綫，日軍一面由羅店猛攻施相公廟，一面由劉行攻廣福鎮，五日在羅漢浜北企圖衝過河浜，

進攻廟行大塢，與羅店劉行方面陣線相呼應，發生了極猛烈的戰爭。

前面說過雁門關背後的繁峙，代縣與甯武都被日軍佔領，但代縣繁峙却由我軍于四日克復了，這時我軍游擊隊是在五台山與雁門關的西北活動。在五台山的一面，牽制了沙河大營等處日軍，一面與平型關附近的部隊連絡，向廣靈蔚縣以至北平西山一帶進展。威脅敵人的後背。在雁門關西北的游擊隊，二日到四日，連接克復朔縣井坪與平魯，威脅由殺虎口進綏遠的日軍。

德州失守

津浦線上日軍，于四日攻陷德州，我軍與其在德州平原間之老黃河崖站血戰。

上海日軍自五日開始企圖渡過蘊藻浜，計在東楊宅江家宅唐橋西六房宅等處渡過有五千餘人，我軍奮勇迎擊，敵我衝成三段，和浜北的日軍大部，截斷連絡。經過六天六夜的血戰殲敵甚衆，同時施相公廟與廣福一線，也有猛烈戰事，雙十節的一天，我軍從廣福發動反攻，進至近劉行的地方。右翼開北江灣一帶，有劇烈的市街戰。浦東方面，

我砲兵屢向浦江中的日艦，與楊樹浦的日軍後方開砲，予以極大的威脅。

津浦綫上日軍，進入山東過老黃河崖，最前綫在李家橋，我軍守着平原的五里屯與敵人對峙。幾天來，敵因後方大水，交通受阻，進展遲緩。但此時平漢綫日軍的進攻，轉趨積極。從新樂分兵兩路：一路向南攻正定，以石家莊爲目標；一路向西攻靈壽，企圖渡過滹沱河故平山靈壽與正定先後失陷，石家莊的形勢也岌岌可危。

晉北方面的日軍雖到達原平，但後路的崞縣，仍由我軍扼守。日軍就由茹越口雁門關開下，猛攻崞縣，七日，縣城被攻，我軍退守城東新陣地。晉西的平魯，此時復被日軍佔領。

圍攻大塢

上海方面，在蘊藻浜渡過的日軍，向西衝廣福，向南衝陳行，圍攻大塢。企圖奪取這個軍事要點，直攻南翔。達到原定在十月十五日衝到我嘉定至南翔第二道防線的目的，但被我軍連日衝鋒肉搏，他們傷亡甚衆，始終困守在浜南黑大黃宅嚴家灣，唐橋等

處。

津浦線戰事，入了靜止狀態，平漢線倒愈趨激烈。十日日軍在藁城渡過滹沱河，進擾石家莊近郊，十二日石家莊已入混戰局面，日軍又由靈壽渡河攻平山一直西進井陘，以娘子關爲主要目標。平漢與正太兩路的交通，也告中斷，這顯示日軍急于從側面衝破山西的門戶。山西我軍游擊部隊，利用晉綏的優良地勢，從各面牽制日軍的進展。在雁門關外的懷仁岱岳間擊破了日軍一次；在平原平疇縣間擊潰了三千日軍；另一部隊衝入河北西面，十三日收復徠原。這些勝利，有的竟在敵人陣綫的後方，顯出了我們游擊部隊活動的擴大與增強。

十二日我空軍飛到天津塘沽襲擊敵人的後方，任務完畢後，安返根據地。同日日重轟炸機九架，驅逐機六架，飛襲南京，却被我擊落五架。本日英大使館航空武官馬瑞由京來滬，被日機轟擊受傷，日機之技術與行動如此。

歸綏淪陷

自八月二十二日口之被迫撤退，開西綫危急之端。九月十二日，大同不守，又斷晉綫之聯絡。此後日軍南突雁門，北攻綏遠，雁門內外正在鏖戰，敵鋒漸阻，而綏遠省位之歸綏，于十月十四日，忽告陷落。當時留綏之部隊，計有傅作義之步兵兩旅，趙承綏之騎兵兩師，門炳岳騎兵一師，馬占山挺進軍全部，石玉山之騎兵旅，及安華亭金憲章王子修等反正部隊，再加一師之國民兵，勢力尙非不可力戰。乃大同失守之時，綏遠總帥傅作義已奉令南入雁門，留晉指揮，而以晉綏騎兵司令趙承綏代理綏遠軍民兩政。趙氏與綏遠國民兵司令袁慶曾皆于敵人尙未攻擊歸綏東部要塞卓資山之前，即率兩部騎兵及一部國民兵相借退晉，致綏局頓形混亂，使馬占山門炳岳石玉山各部，苦戰綏東，孤軍無繼，敵人因得以少數兵力，驅大部偽蒙軍隊，襲奪其多年苦心侵略之綏遠。

敵人一面北取歸綏，一面南襲娘子關。進攻娘子關的日軍，先遣一支部隊向南直攻娘子關南的長生口與舊關，這種從側面襲擊的戰畧，與晉北日軍由茹越口抄襲雁門關後路相同。這時雁門關外我軍游擊隊進展至大同二十五里的懷仁。雁門關內的鞏武，十三日被我克復。而進入河北西邊來源的我軍游擊隊，更向東進展，佔領紫荊關，威脅平漢

路日軍的後路。

上海日軍圍攻大場，不能得手；我軍右翼，在閘北方面，于十四日晚開始總攻擊。閘北的步兵，浦東的砲隊，與二十幾架飛機同時向虹口楊樹浦總攻。結果我軍從實山路廣東街衝到北四川路，控制了橫浜橋到老靶子路的一段。

當時日機不斷轟炸閘北，在華南，也轟炸得愈利害。廣九路幾次被敵炸斷，粵漢路的韶關，廣西的梧州桂林，都遭了襲擊，死傷平民很多。

九國公約會議，原定在十月底開幕，敵人打算在會議開幕之前，在山西兩路進攻佔領太原；在淞滬，把我軍迫退第二道防線，但晉北此時的戰況，却對我們有利。雁門關內日軍，最前線是在原平，南面的忻口，總數約四五萬人。我軍在其背後，左右夾擊，屢次截斷代縣繁峙等處的重要交通線；又在平型關北面，克復了廣靈，把日軍困着忻口。津浦我軍抄襲日軍後路，進攻德州滄州，敵有後退模樣。平漢日軍雖已迫近河南邊境，但我軍的一部，抄襲其後方，克復平山曲陽，迫近正定石家莊，牽制了敵人南下和西進。

淞滬日軍，渡過蘆藻浜之後，被我猛烈反攻，困守在浜南黑大黃宅嚴家灣唐橋一帶。就在這一帶築好堅固的陣地，又從浜北開到數萬援軍，向前挺進，東面由嚴家灣攻廟行與大塢之間，西面從黑大黃宅一直南下避開大塢正面，而進攻大塢西面的葛家牌樓壩石橋以至黃港。目的在於奪大塢。大塢四週公路縱橫，北至蘆藻浜僅四千米達，東連市中心僅九千米達，西通南翔亦九千米達，南抵真如僅四千米達，繞赴閘北僅六千米達；居于江灣閘北之銳角點，亦真如南翔之通道。在地形上，成爲各要點之樞紐。保住大塢，卽所以保住江灣閘北，亦卽所以保住上海。

東面日軍，原是虛張聲勢，西面則爲實際的進攻。因此黑大黃宅葛家牌樓與黃港的一線上，日軍有幾萬人來攻，始跨越葑村塘，佔領了葛家牌樓，迫近黃港。一面西取牆門頭直迫楊宅。敵以陸空軍及大砲坦克全力來攻，我軍亦全力死守，經過多次的衝搏，敵人始終保持這個尖端插入的部份，守住葛家牌樓，離開大塢不過二三里光景。我們從廿一日起，開始猛烈的反攻，特別注意大塢正面，牆門頭宅東北，及廣福東面，準備截斷敵軍的尖端。我軍差不多把敵打回葑村塘北，廣福方西也進抵新木橋，但日軍拚命反

攻，我軍在攻克的地點，不及建築防禦工事，就在大塲正面沿滬太公路相持于馬橋宅南；在大塲西面，對峙于葛家牌樓及小地園之間，在廣福方面，據守四週的陣地。

津浦線我軍到達東光張莊，于二十三日，渡徒駭河，開始正面的反攻。平漢線日軍二十日渡過漳河，向彰德——現改爲安陽縣——進攻。因爲我軍退出保定石家莊，主力移守娘子關，所以平漢線日軍佔邯鄲，越磁縣，南進的很快。然而這時決戰的重心，仍在娘子關。日軍正在猛攻娘子關南的舊關及娘子關前的核桃園大小葛苑北峪一帶。至雁門關方面，也正在激戰。

退出大塲廟行闡北江灣

上海日軍，圍攻大塲，猛烈的砲火，繼續轟到一百小時以上，二十四日，敵人的飛機一百幾十架，差不多全部出動，集中轟炸我陣地。結果，大塲西北面的防禦工事，大部份被毀，在這樣危急局勢之下，我軍繼續死守，成爲軍事上非必要的犧牲，所以我軍于二十五日晚，一面退出大塲，一面撤退廟行方面 突出的部隊，又因爲日軍從大塲西

面分兩路直取真如南翔；一路到達真如無錫電台附近，一路由陳家行推進，逼近離南翔二公里半的小南翔，所以我軍于二十六日深夜，將江灣閘北的部隊，開始向西，撤退集中滬西蘇州河南岸，我們第一綫陣地軸心的閘北換上太陽旗了！

閘北孤軍

閘北市區，受敵數月轟炸，已變成焦土，我軍退出的翊晨，敵侵入縱火搜索，在漫天火焰中，我們掩護退却的部隊，八十八師謝晉元團楊瑞符營四百餘人，奉命最後作戰，在閘北四行儲蓄會倉庫，孤軍死守，把國旗高舉庫倉屋頂，雄視四圍渺小的敵旗，猛拼着最後熱血，向敵人索血債，要代價，相持四晝夜，我最高軍事當局，對此數百壯士，視死如歸，忠勇愛國，深為感許；惟以現值長期抗戰，國家期待，至深且遠，如任其壯烈犧牲，要為國家莫大之損失，不如令其忍痛放棄最後陣地，另圖報國，遂諭令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指導該團自動撤退。我忠勇壯士，以應服從嚴格之軍令，方在敵軍嚴密包圍之下，衝出鬼沒的全部退出，綜計苦鬪四日，殲敵百餘，我壯士亦有十餘人殉難，

這犧牲，創造了悲壯偉大的空前史蹟，比失掉大場陣地，因而引咎自殺以謝國人的朱耀華師長，更值得我們敬仰。

上海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綫之際，晉東娘子關不幸被突破。

娘子關被突破

娘子關是保全山西生死必爭之地，竟淪陷了，我軍力戰的經過是應詳紀的。

抗戰在西戰場展開之初，娘子關天險，祇有山西的砲兵一團駐守。閻錫山的部隊，作戰生疏，加以李服膺輩不肖軍人之「洩氣」不到一月，雁門平型一線突破，綏遠晉北全完，一方面平漢路我軍敗退，使晉東南受到極大的側面威脅。那時晉綏的軍力不夠分配了，才急請中央調兵北上。八路軍奉命入晉者三師：林師入晉東北區，賀師入晉西，劉師入晉東南，中央軍數師增援晉北正面。由石家莊後撤的中央軍二十七路及二十六路兩部，移調娘子關，搶防山西省的東門。此時駐守娘子關的晉砲兵一團，早已不奉命而後撤至陽泉附近。曾在平漢路力戰強敵的二十三路及二十七路，星夜兼程趕到，適逢數日大

霧，敵人未知我虛實，否則早已佔了無兵駐守的娘子關了。

我軍在娘子關佈防，尙未妥貼，日軍已排山倒海的踪跡而來，我軍到達各部隊時，間不一致，初幾天的激戰，我方受損頗大。娘子關外偏東南的雪花山，較娘子關更險，這個高山的得失，關係娘子關的安危，該山由二十七路趙壽山部十七師扼守。該師集漢線受損過大，終至輕輕的失去了雪花山。

敵既佔雪花山，遂傾其大砲，飛機，騎兵，機械化部隊，猛撲娘子關正面。二十六路孫連仲部奮勇接戰，敵不得逞，遂移其主力攻舊關。該處爲二十七路馮欽哉部，二十二日起，與敵血戰三晝夜，最後連工兵營，輜營連，教導團，都調上去應戰，敵死傷餘名，而我倍之，結果我們戰士打完了，敵軍又進佔舊關。

在娘子關正面戰得最利害的時候，是十四日，敵騎兵四百餘竟衝到我第三戰區界部門口數里之地，那時我副司令長官黃紹雄能於萬分危急中，沈着應戰，衛兵，勤糞，甚至連伙夫，一律執槍作戰，血戰兩小時的結果，把敵騎兵四百餘解決在山溝裏，一個也不得生還，使陣地轉危爲安。

舊關已失，固關陷于危急狀態。原駐九龍口測魚一帶的第三軍，奉命反攻舊關，急行到達敵陣前，不曾喝一口水，不曾休息一秒鐘，便與敵人作猛烈的舊關爭奪戰。血拼一晝夜的結果，于十二日居然以無數鮮血與斷肢，殘體，換得了「克復」。但舊關以外的山頭，仍爲敵盤據，二十日起，敵機四五十架不息的以重量炸彈猛炸舊關，以及固關以下的槐樹浦，五里鋪一帶，什麼全炸毀了，敵機終日翱翔于我陣地高空，敵機上一聲信號槍，敵軍的排砲，便毫不吝惜的打來，工事成平地，士兵與塹壕共殉，我軍不得已退守固關；

舊關雖然又被敵第二次擺去，但敵方傷亡甚重，并不討得任何便宜，又移其精銳部隊，攻我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實行迂迴戰畧。右翼我軍，原爲二十七路，二十五日左右，川軍奉命增防右翼，二十七路軍調入晉北，使晉北我八路軍可出擊後路已斷的敵軍。可惜二十七路軍太性急了，接防的川軍剛到，他們便移師，可憐徒步月餘，翻越秦嶺而來的川軍，陣地上剛剛立足，敵軍從九龍口測魚一帶，乘虛而入的大隊便到臨，就在平定前方的西回村西鄒村對敵作遭遇戰，炸彈砲彈如雨點般直下，川軍雖勉力苦撐，終因傷亡過重，節節敗退。八路軍劉不成師，原在晉東南和順一帶活躍，聞右翼吃緊，

于廿四日趕在測魚西馬山一帶與敵作戰，殲敵二聯隊，他們是專任游擊，不輕易打硬仗的，這次也打了一回遭遇戰，受了相當的犧牲。

晉東的右翼已危，苦戰在娘子關頭的我軍，為避免包圍，不得不于二十六日晚上退守壽陽。

殉國的軍長師旅長

晉北方面，忻口的我軍，固守已達一月，始終扼守原陣地。十五十六兩日，大白水一役，戰況之激烈，犧牲之重大，為晉北戰事開始以來所未有。敵傷亡四千餘人，我軍亦有甚重之損失，軍長郝夢麟，師長劉家祺，旅長鄭廷珍均因身先士卒，奮勇指揮，先後陣亡。犧牲之悲壯，實足驚天地而泣鬼神。

金門被佔

二十六日距廈門約三十里的金門島，為敵襲陷。日艦于九月十四日砲擊廈門及泉屬

永寧鎮後，無甚動作，十月二十四日晨八時，日驅逐艦二艘，在廈港外泊近金門放汽艇兩艘，直入金門後埔港沿海測量，時金星小輪，正將開廈，敵艇直向金星駛來，企圖奪輪，并有登陸模樣，乘客大駭。岸上縣保安警備隊及義勇壯丁隊，乃開鎗迎擊，一水兵執竹篙立艇首，應聲仆船中，敵艇即開機關鎗掃射，戰二十餘分鐘退去。我僅壯丁一名略受傷。二十五日，日艦增到九艘，連原在共十一艘，計巡洋艦二，小型航空母艦一，驅逐艦六，運輸艦二。至二十六日晨四時許，敵先以八艦向金門海岸砲擊，歷一小時餘，共發砲四十餘發，同時亦向廈門砲擊，我廈港要塞砲台，爲遙援金門亦發砲向數艦射擊。黎明，敵以二驅逐艦駛入後埔港，開砲向岸上轟擊，同時以輕轟炸機二架；飛向沿岸投彈轟炸，大型汽艇八艘，載陸戰隊三百餘名，分兩路，大部向後埔之同安碼頭，小部向前面海岸，以機槍掃射，強迫登陸，金門無正規軍駐防，僅縣政府之保安警備隊約百人，民間義勇壯士隊兩中隊約百人，武器僅有步槍，且多舊式，然猶奮勇抵抗，激戰一小時餘，卒以在敵海空并襲下，不支，保安隊先退却；壯丁仍浴血抗戰，結果，亦不支退却。七時十分，敵全部先後登陸，在同安渡頭樹日旗。壯丁沿途在後埔水頭古坑等

鄉及金門城節節抗戰，至正午十二時，敵始攻入縣治後埔市，佔據縣政府，設陸戰隊大隊部，并向四鄉擄劫。義勇壯丁，多被槍殺；青年婦女，多被姦淫。

上海戰事重心，由北區移到西區，我們的新陣綫，是由瀏河到南翔；由小南翔經江橋到北新涇；再沿蘇州河岸到梵王渡附近，利用河道作爲天然防禦的地帶。我軍退出閘北的次日，在真如彭浦作一次反攻，就在這時，佈好蘇州河南岸的防禦工事。敵人進攻的目標：一面從真北路南下攻北新涇，企圖在北新涇與梵王渡之間的周家橋渡河，一面攻小南翔及江橋，企圖突破南翔的右翼。三十一日起敵軍連日渡蘇州河進攻，曾在中山路橋周家橋劉家宅北新涇屈家橋吳家庫及廳頭等處強渡，大部份經我擊退，不過，在周家橋劉家宅及吳家庫廳頭方面敵軍，死守在民房中，我軍加以嚴密的包圍。

這時晉北與晉東的敵軍沿同蒲正太兩綫向我猛攻，在同蒲綫的忻口方面，經過兩天最激烈的戰事，敵軍衝到忻口南面的忻縣，我軍扼守盟滕村反攻。正太綫方面敵軍，猛攻我陽泉陣地，我軍因陣地全毀，被其衝向陽泉西面的壽陽，這些方面的發展，顯示敵軍要攻下太原。平漢綫我軍，有了新布置，便渡過漳河，向北反攻。津浦綫上敵我兩軍

，差不多膠着在黎吉寨一帶。

金山嘴上陸

上海敵人佔有了閘北之後，把戰爭猛力向京滬綫推進；同時要威脅浦東我軍及切斷滬杭線的聯絡，於是在杭州灣金山縣的金山嘴遣派大兵登陸。

金山這個小縣，蜷縮在江蘇省的東南角，東面依奉賢，北面臨松江，西面毗連嘉善，南面是一片汪洋的東海。

十一月五日清晨，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敵從漕涇鎮金山嘴與全公亭之處登岸，金山嘴是敵主力進犯的地點，其餘兩處，不過是掩護和牽制作用。在全公亭登陸的到新倉；從漕涇登陸的到離葉榭六里的亭林；從金山嘴登陸的，向金山衛張堰到達離永來廟四里約松隱。我軍正面用大軍堵截，兩翼由柘林與乍浦沿公路向敵夾攻，戰况極烈。

太原失守

由晉北晉東兩路進攻太原的敵軍，于六日晨，到達太原近郊，這因爲同蒲路上敵人攻下忻縣石陵關，奪取了青龍鎮，便到了大原城北；正太路上敵軍，衝過陽泉壽陽，急馳直下榆次，混戰至九日晨，我軍始退出太原。據敵軍宣稱：彼等在太原所遭遇之抵抗，爲在華北作戰以來所未有，可見戰爭之烈，犧牲之大。

山西我軍失利，平漢線敵軍，突然渡過漳河，五日攻陷彰德。我軍退守彰德南十二公里的寶蓮寺，津浦線正面及兩翼戰情，無甚變化。

上海淪陷

上海敵軍突破大塢之後，仍舊被阻于蘇州河岸，祇得由金山嘴登岸，進襲松江。這是「中央突破」的戰畧，轉爲「外線包抄」九日晚滬西我軍在扼守蘇州河岸十二天之後，自動放棄豐田紗廠，周家橋與北新涇三個據點，退守虹橋七寶與龍華的一線。但南市浦東仍舊留有一部份軍隊與保安隊及警察阻住敵軍。從十日到十一日，經過兩天的血戰，我軍先把浦東的守軍撤退，敵至十一日晨，經過試探攻擊才敢登陸。同時在南市的黃浦江